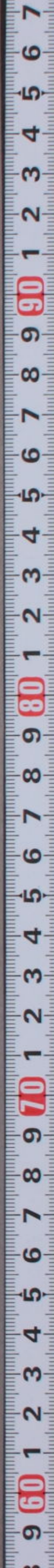




96
4064
32



門小伊6
號4064
卷32-32

大事編年

英宗紀

金植大靜庶民

癸巳四十九年正月尚州幼學黃景憲等上疏請庶孽既
通清乞入鄉案事 答曰東銓已無碍西銓亦無滯只今
以後只擇其才何拘其人爾等之心誠可矜亦何過念乎
其在用人勿拘彼此其雖鄉案亦何敢執滯違命其勿連
章自勉其業

傳曰太學儒生入侍備忘記君命當重於東銓既通於西
而於西只一人輕視君命焉敢若此當臨門都監旗鼓侍



令行首掌務宣傳官待令宣傳官不通庶孽故

傳曰金植敢補兩班毛骨俱寒大靜充軍食堂儒生並停

舉金乃班首入侍時補食堂坐次兩班居首云大司成罷職尹卷他儒生勸入

傳曰無狀之流不可充軍令該室刑一次大靜為民陰竹

一縣永為停舉金植本色仍置末邑行首宣傳官巨濟充軍圈

點宣傳官並汰去充軍令番宣傳官除取才注擬及彰義

宮舉動事下教今日左相所奏萬可駭忠州付處李左相

請舉動從容為賓啓領相申曰罪人金植之罪可勝言哉

敢以絕恃無倫之說肆然仰對此不嚴討國有法乎請設

鞫嚴問明正典刑答曰今者此舉非予新法即復四百年

古規則為青衿者焉敢違命毛骨俱寒之教視若尋常一

隅朝鮮今日云也不可尋常處之依逆律應坐者一並為

庶民

於是大司憲沈瑑大司諫朴盛源合啓所懷請趙榮順事

不允又所懷罪人金植仰對之語萬巨測渠有一分人

理何敢以無倫恃說發於口乎二字於渠新案大靜庶民

罪人金植亟正邦刑 上曰此等罔測之流不快正典刑

國不國君不君依啓傳曰金植正刑既允合辭遣都事所

到處正法

傳曰金植其若正法有若辱國所到處令道臣刑三次後

押付以貸其頭小斜榜目拔去二月一日兩司大憲鄭象仁正言洪樂恒等所懷合啓金植事既允旋寢邦憲至嚴不可置之正刑宜矣上曰予既為彼所重人命語雖巨測心則可恕二日兩司鄭昌聖鄭象仁合啓金植正刑不允此後與趙榮順合啓不允

韓翼暮中道付處尋叙

二月慶運宮舉動時內局提調領相韓翼暮以輜前下教至嚴待命納命召命勿待命還命召韓以罪大未勘復納命召不入藥院傳曰今日其若誠心勸藥泥首殿前可也其雖兩班予何親命令領相任意為之予當往舊邸兩班

百官其何隨來今日減膳藥院三提調減下御醫逐之又

曰朝鮮兩班已判其何為君其將頓首謝過乎噫咒重雖

義韓為人重遲故過重則僭當付耳目命召捧納以存君網又曰

鄭昌聖為都憲於是大臣承旨玉堂兩司皆請對并入侍

寢幸邸

大司憲鄭昌聖大司諫鄭象仁掌令成胤儉金基正持平

李福徽李重馥猷納李世奭正言洪樂恒校理李商舟南

絳老修撰鄭景仁李在學合啓身居保護之位既承勿胥

命之教則診候進湯一時為急而但守執拗之見致有激

惱之舉事體萬々寒心請領相韓為先削出上曰今日有

臺閣依啓三日

三司合啓司諫郭鎮純校理李敬養請韓翼謩中道付處
上曰頃者莫重顧視不應頒教有命上謚公熙請寢八旬
行素古豈有之不請薑桂外減鹿茸此前後執拗然而罷
重則已知無他勿煩

三司合啓

上全應教李澤遂
八掌令鄭彥暹

韓翼謩付處事不允兩司為

先依洪州牧付處傳曰此由於執滯而然豈忽於嘗藥乎
韓特放尋叙拜西樞謝恩出行

金龜柱洪樂仁特除

二月初金龜柱為右尹牌不進初六日洪樂仁特拜都承

旨不進上幸毓祥宮教曰洪承牌後當四駕更牌招又曰
畫為承牌然後可實大成廣運四字金龜柱一體牌招又
曰兩人若不謝恩當不受廣運四字矣又曰若慢命當殿
坐建明門連為申飭謝恩都承旨洪樂仁右尹金龜柱初
七日傳曰頃者之事已足千之萬之料表苦心調劑豈為
渠乎專為兩戚家而然也頃者開陽門所對語焉在若不
嚴飭嗚呼日後將至何境特施不叙之典使滌其心謂金龜柱
七日傳曰金龜柱其時其章墨抹以擲引茅容事而勉救
開陽門外數次以問昨日知申既命特授洪樂仁亦命牌招
金龜柱為戚臣予心悉矣知申違牌事固然更令牌招隨駕

隨辭謝恩而動駕此人回來闕門後受辭謝恩後欲入敢
曰庶藺私怨故若此云以此觀之開陽門以黨自服此謾
君也金初上疏命相致開陽門今日不叙之命若不悔心
則羞矣不然其心必也轉輾一人既用一人若是萬萬可
駭者稱先志也昨稱私怨聞今下教若不滌心豈持不忠
此不孝也龜柱處分事特為安徐洪樂仁牌不進傳曰洪
樂仁強以應命欲伸其義本職許進閏三月復特除洪樂
仁都承旨違牌進差仍補淮陽府使遂赴任

金致仁致仕

三月金致仁放釋後歸寓仁川地備忘記曰人誰無過况

蕩平科前事乎前頌相金致仁給牒叙用又教曰三代為
料表葛藤可勝惜哉中夜嗟嘆下教既喻尚今懲之意
若不大加悔悟此非予負相也相負我今史官傳諭金致
仁書啓不進其明日再下教召之令史官偕來仍拜頌府
事具庠鄭存謙亦皆給牒叙用焉

十一日又遣史官傳諭金致仁書啓不進十三日又遣史
官傳諭致仁又書啓不進後數日因縣道上疏畧曰臣負
萬死之罪蒙再生之恩歸掃父墳悲慚交懷忽於千萬夢
想之外伏奉特旨開諭并降給牒叙用仍付西樞繼遣史
官賜以別諭凡三百十有餘言感念先臣之際遇寬貸不

肖之罪犯哀其昏迷思與蕩滌臣等讀未半拜淚具失蓋
臣家世受國恩卓越倫類父子傳授只知君國而不幸死
期所迫矣棄其魄不覺自陷於負國忘先之科國人討之
歲在名山為人臣負此罪名寧有戴履於天地之間而只
緣聖上大德至仁迥出尋常萬一追念先故屈法伸恩是
則臣負殿下而殿下不忍棄臣也以臣之罪幸違憲章固
為失刑之大而一朝儼然加以大宦舊秩樞府常啣臣雖
實頑何忍承聞於此雖甚縱恣何忍據有於此而况策書
嚴重將以永垂無窮則名在罪籍身廢官啣揆以事理寧
復有此冒此而進是無臣分也臣於聞命之初不敢抗章

辭謝如平人之為而只於近臣之歸付上書啓庶幾收還
成命矣繼於日昨荐下別諭至命史官偕來臣於是惶感
墮越不知所出不得不冒具短章仰暴血懇伏願聖慈推
生全之餘恩察危縮至情亟命召還史官鵬臣之職秩仍
治臣違慢之罪俾王法終伸私心獲安云云○答曰因予
誠淺使卿若此其本在予是豈卿乎昨春進饌之後未幾
而若此豈特自嗟心自謂此生此世何見元輔云矣豈使
卿沒瘴海乎因此時有復官故相者多而彼數相幽明難
知何聞何事而卿則其能復回陳章豈不勝於彼數相乎
且有尋常悶側者今何嘿乎頃者勸昏卿非特為卿實為

卿血屬也曾未幾何卧自謂曰卿則在瘴海卿之夫人在何處而望卿乎不覺歔涕聞卿來住近畿且自謂曰既至於此其能相會否嗚呼以此教之恒日倚卿之心眷然之意雖愚夫可知况卿平日為國之心乎頃聞世人可謂罕矣慶日不遠卿若不參先卿必掩泣於九原呼寫至此不覺揮涕云云令史官偕來致洪仁復書啓且引策書藏山事如疏意即永垂于世厥事又傳諭上未復書啓不進

十九日偕耒史官又啓曰敬奉聖旨傳諭于頌樞則以為臣之迹違天陸居然周歲而有餘矣一觀之願至發夢嚙况今幸逢千古之盛會將舉萬年之觴當此之時縮伏田

野若無省識是豈臣樂為哉至於九原難致之教攀讀未半聲淚俱失臣雖得罪忠孝為世僇人豈不欲進效舞蹈之悃退填丘壑之間獨策書煌煌昭揭百世為臣為子大防截然雖欲逾越有不得此臣所以徘徊悲泣只欲遙死者也只自席橐私次顛俟嚴誅云矣優批荅之更令偕來策書一節前後批旨一無提荅至是乃命致仕遣承百召之

致仁書啓曰臣每上書啓輒增死罪不自意近密之臣儼臨村舍傳宣聖諭所以俯察微諒追感先故者字字敷心無復餘蘊仍推曲保之聖意至行禮致之洪恩是固臣日

夕瞻祝於私心者而顧以俟勸之踧巖畏唐突不敢仰于
恩榮今殿下不待臣言特副其願恩山德海若偏於臣此
生此世何以仰酬只自涕淚無從而己如臣滓穢之身寧
有重八修門之望而思造至再情急叩謝三字之啣又有
異於招之以職則到此地頭何敢他顧而適會賤疾非時
作劇容俟若干日謹當進近耿光退填立壑而至於承宣
之臨守重辱國命亟先召還以安賤心云云上乃許之後
數日金乃入京謝命御殿宣麻引見仍留京閏月一日入
進宴進爵尋復歸仁川

科弊金進行克軍

三月命設忠良科丙子時三學士及仙源清陰兄弟他死
事者及子孫赴試親臨取洪相續金進行洪賜第故相致
中曾孫也金直赴會試清陰後孫也金赴會試入場懸題
後有一小紙寫策題者落紙有一人收之而去為方外諸
生觀光場外者捉得告於禁亂官聞之乃金進行洋主人
之奴也時俞彥述朴師海等為試官朴持之甚急金停舉
逐出并收洋主人及奴移刑曹杖治刑判李翼元發刑吏
捕金囚刑曹將嚴治朝紳救以為金名家子不可濶治李
遂囚金典獄刑洋人奴及洋主人並勤取服又並金將刑
之使服金乃不得已遲晚遂定律配宣川充陸軍於是科

初場以表入格得第而以以拔去而定配人謂是科也脚
增廣會試三月
二十八日開場士之外場者甚多全獨得罪謂可惜云是
時科習大壞自泮庠製述儒生多不入場或在家製或始
也入場出題後即散居於市門之外間家而作文或至夜
突乃呈券或至明日呈券多引方外人借作納之故試官
在堂開座而場中無儒生或若干八場者不儒巾必笠而
入又不持飯必通外傳食具床褥如在家其在外不八者
學隸出街巷逐家呼使呈券泮製亦各其主人為細作通
情內外其用奸叵測試官不能禁姑且知不知其弊已自
十數年前始有而近益甚於今科士有以外場事公言而

相勉之其試官用情則以字標相約而探取之其來亦久
近又甚儒生無一讀書為工者平居恃言詭行不知名
檢其入場則其自好者始為借作而呈之其入場也不由
大門衆相毀墻撒籬而入其窄而難入則必劍刺椎擊死
傷者多場中雜漢攔入多持酒漿餌賣以為利甚至糞商
持畚八場擔負衆糞而出其舉子必張傘以帷圍之甚密
斷人往來及容其行奸其呈券多持錢賂試兵使編於所
欲編之帙百弊俱生罔有紀極蓋緣俸料多出而世不右
文馴致其習如此全到配依舊例受由還京至秋復到配
依法應舉因緣得初試復入京以非水軍不得免除久而

因刑判趙重晦權辭奏達得免軍

湖堂命抄旋寢

傳曰知製教及湖堂抄入大學李福源稱病上疏令促之
既而上閱湖堂謄錄其供億多費難繼而是時諸名 皆
俸料無文不願與其選事遂中止蓋自己丑至今六十五
年湖選不行

金若行特除正言

金若行謫居黑山凡五六年乃宥還是月設忠良科其前
一日召三學士及清陰仙源兄弟子孫引見金以仙源之
裔入見上除正言令即謝恩金若行遂出甫拜其明日上

疏引本院有榮順啓榮順為臣從妹夫不可參乃許遞數
日後拜兵部行公尋差御史往北道稍見用蓋此用徐有
臣前例而懲於李徽之事而上皆從之於是李徽之所失
尤著

金夏材遠寧

閏三月進宴內外殿為聖壽志慶明日又設養老宴朝士
庶民十三日晝講八侍兩司大憲宋文載大諫李壽鳳等
合啓趙榮順金植事不允玉堂金夏材言近者大需旁流
云云將及趙榮順事上曰汝非矣命削板傳曰今朝鮮有
君手有臣手若有其君合辭方張而孰敢營救此無他名

雖合啓不過虛文云云詣臺臺臣一併罷職傳曰合辭方
張旴奏無狀予則只命刊版而無請討之舉身為首相先
舉其祖之詩釀成萬古之駭舉進宴日金言肅廟笑已進
宴趙相恭未為都監堂上
摩宴事欲以及趙稗孽順事
救之未卒辭而罷則趙在調頃者黨習之時或停或不參
惟意所欲已無臣分於此事國之存亡係焉願相金相福
削黜其子放恣其父豈不知領府事全陽澤罷職

是日左右相啓曰金夏材事萬、驚駭宜遠竄 上曰國
有法矣依為之夏材義興定配 傳曰金之處分意蓋較
量先請討後引嫌雖得相體萬古所無之事同在相席其
所為嫌其非過矣雖示後世舉措宜正並免相諸儒臣並

不叙以韓翼暮李潑李思觀拜三相金子黨臣原榜目付
標其名都堂錄亦為墨名 傳曰今日元輔昨日先景若
何而為先辭職此何臣分特為付處

大司憲李得宗大諫朴志源玉堂任希簡合啓合辭方張
職在元輔敢糾營救之計不可以大官容貸請付處罪人
金相福遠竄 答今日見公議依啓

兩司合啓趙榮順金植事並不允李得宗啓金夏材不可
遠竄而止請絕島安置答今聞所啓國猶不亡依啓又啓
伊日八侍儒臣不能請討夏材削黜答此亦公議依啓朴
志源啓昨日不能請討三司并削職依啓因命寢大小公

事留院之命 傳曰金相福夏材律既止此云云余朝鮮
已止今日舉措可謂不止况以此其君寢公事留院豈無
示意李得宗朴志源各賜席皮
是夜命承旨入侍 傳曰此人古豐原所薦中人也其無
黨予已洞知付處猶過况此乎况今月兩次進爵元輔乎其
夏材則余於此人任使見焉疲殘特甚以昨日所奏觀
之聲不能形余莫能聽渠雖無狀大臣既請遠竄此人豈
特海島卽宜訊問而其母其妻同堂而過宴酌法伸恩遠
竄安置特為安徐依昨日下午教施行於是金相福付處清
州夏材仍竄後數日解付處尋復拜相

加謚追崇議

時館學儒生元啓夏等疏請 肅廟加上尊號昭寧園封
陵事入啓時原任大臣命入侍答儒疏二事一則褻瀆一
則體昔年小心已諭於前儒之批矣重先定制皎如日星
為其子雖欲報復焉敢更咏今者此舉誠千萬科表嗚呼
不能孝不能誠借口於太學生將何顏拜先王亦何心臨
億兆千乘楚越萬機浮雲夫復何踰

傳曰今日儒生萬、駭舉凌惡大成廣運四字千萬料表
太學章適到不孝誠淺今日已判方詣舊邸定卧定心
時原任大臣請對備忘記此事逢今年豈待諸臣館儒之

請而中止館儒其亦拒焉其請舉國憶昔之心其拒者應為追慕繼述之事也

時原任大臣八侍請加謚事曰此事當今年在天理人情豈可不為追崇事則聖上享八十壽五十治平延育之盛功不為此則何以仰報乎 上并不允而第二事有手教定制不可為真中必致懍惕云云而大臣等縷力請不許多下嚴教至覆蕪不御請不已乃退

湖堂抄記

四月命抄湖堂取俞彥鐫丁範祖閔鍾烈洪相簡朴相甲徐有臣以俞為清名黨人於永垂錄納供中而取之命禮

判李景祐吏判李潭大學李福源以不擇人罷職遂招被選人將應製俞閔丁以在外不入餘三人辭不入遂臨門皆拿八徐則以其祖宗泰辭湖錄為對許免之徐朴二人命曳出除津般別將冷棄湖堂般八直若摘奸不直則當入南門決棍事 下教

翰注試才分館

傳曰人君御國得人為先庭試大比在迫其宜定規今後凡翰注召試依前通一榜賦表策三試皆中三者付承文院二者付國子一者付芸閣閏三月十七日增科唱榜十九日翰林園點金方行洪國榮金熹金履鋪洪相續韓鼎

裕韓用龜金履成等四十五人參園

親臨召試 傳曰三日支煩初日賦表二日策文事定式
是日出賦表題令試者各製表賦兩篇以納取三人付翰
林又取四人付注書而其分館則令依舊式行之其初下
教勿施其第二日試策之法亦勿施蓋為初下教試才分
館之法有拘碍難行者至是因試官蔡濟恭言罷之其注
書舊制曾經人各薦三人壬辰夏以薦注不公始命依翰
試例召試文字乃許付罷其薦法

甲午十二月下教
復薦薦法罷試法

湖堂應製

是月應教洪相簡校理朴相甲招入命製五六七言詩洪

以無文不作朴製進賜筆紙墨洪命差權管旋寢

廿四日湖堂進箋謝恩親臨受箋廿九日洪以玉堂八侍
又不應題辭以非所習命差月串僉使朴之應製也仍絕
句詩命入漏咒滴水令作之不能及至屢易咒屢滿而猶
不能又賜 御製詩令和進尤不成樣其詩押賡字乃去
我賡而誤以載為我以趁韻又用方寸之文倒用曰寸方
以趁韻人皆駭笑朴本以科文畧有虛文本不能文洪則
又其下畧涉經義而不能他文其所辭免乃實狀於是朴
乃上疏辭湖選及王暑曰威顏咫尺醜拙畢露唐音不曉
本意五字璇題輒致誤製漏筒持入欲試副急三首絕句

移時僅就詞垣清逸至臣而掃地無餘且曰堂祿時大學
李福源疏以格例不當為言雖是未徹之章豈敢仍冒而
不自處乎修搆具載紹時在直中亦陳疏徑出五月一日
傳曰朴相甲公然葛藤具載紹勢固然矣相甲若違牌直
捧大靜庶民 傳旨又曰云々此輩既下只推之命其令
即為膺命若不來當臨門直捧亟正邦刑遲晚此鄙夫亦
豈陋於海島門下載去令其母道中見焉仍為正法於是
新錄玉堂等人不得引嫌辭免有嚴 教皆應命而出丁
範祖在外乘駟上來入侍命製進 傳曰丁範祖以故贊
成應斗八世孫繼為湖堂二十韵排律暫時製進不負湖

選賜鹿皮仍升承旨又命題洗手作羹湯令作百韵古詩
丁夜直故院終夜搆出以進而題強韻多不能成篇雜以
卽應製狀尾插題外之語以免拖白然其觀洪朴則優矣
其先應斗父子為湖堂範祖在南人中為能文翹楚而其
文止如是人皆憂歎其餘俞彥鑄拔去不入閔鍾烈在外
姑未來然人謂俞庶幾成搆勝於洪朴而閔則又在俞下
云

堂錄

是月命行館錄取李普温等二十八人明日領相韓翼暮
左相李澱右相李思觀吏叅鄭尚淳弘文提學趙明昇吏

曹叅議洪良漢等為堂錄就館錄拔安大濟尹光禮安昇
鉉任希雨金叙九五入加錄金若行李普天柳炯俞恒柱
等七人 傳曰永垂百世錄勝於嚴下錄而序文中有李
亨元柳炯俞恒柱此二人冒叅於堂錄則李亨元亦入乎
昨年 下教今入此錄豈百世錄之義嚴隄防之道乎兩
司既入則予替耳目之事乎只諭慨然之意也於是頌左
右相皆待命大諫朴師侖等啓曰百世錄處分嚴正其被
罪人柳炯俞恒柱拔去都堂錄依啓 傳曰百世錄而才
逾年蕩然韓昇裕其果準頌相為頌事其子豈可準點
乎韓昇裕特拔園中昨聞大臣言 新相金尚 元仁孫果有二事 前謂

例有此事故相金壽恒柳尚運主園時其子參錄然予則自量於予當從之李俊

慶 謂不錄其子

然此猶末節百世錄若趙榮順今放明將擬於

副學乎參園三公並免相參園諸臣並罷職堂啓僅能成
據許多兩司俱無慨然者並遮差

十五日大諫鄭晚淳執義蔡弘履司諫盧聖中掌令辛應
三啓百世錄事體何等而柳俞名在其中不可舉論於清
進而並錄於堂園拂公議駭物情參園首相韓翼墓罷職
依啓又曰三公一也只舉首相何也三公並罷職

史記

是月命玉堂李商鳳持史記入侍 傳曰令命讀魯仲連

傳不睡之中聞罔測四字心膽欲墜命止讀聞其四字墨
抹云墨抹又何以讀也於是果夢中聞而止讀者也此有
其文故夢先聞令止者也會連傳此四字名令墨使此悖
說自消於宇宙間

傳曰朱哥

靖

司馬哥

遷

其何公然作文三年之內使予心

隕仍却藥不御藥院大臣玉堂皆請對明日五部書出
傳教令民間藏史者刊去其文

李彥一削職

持平李彥一以庶孽拜臺官上疏曰今春慶科九名祖之
孫大家之裔他日可擬於臺諫之望者一例歸之於芸閣

雖堂后假官西北之人可擬者亦不舉論其於叅下之職
叅上之官既不明其楷梯履歷而遽議於臺垣官方淆矣
是豈 殿下處分之意哉科甲連仍伐數稍遠者大臣陳
白特許調用豈可以隸於芸閣乎古者雖隸於芸閣者或
有致位隆顯近來則一以至微賤之人隸之今此當為臺
諫者歸之至至微賤之白不小顧籍豈不冤乎武之宣薦
卽文之槐院也 殿下既許武之宣傳則文之芸閣法意
相乖亟宜變通以存官方且昨秋搢紳疏時臣等六七十人書
呈名帖則叅下假官盡為列錄而臣等之名或拔於其中
臣不可以臺官自處明矣荅曰先正故相皆此中出來何

事更言名帖事今不可追提 自矜難掩於門飽則颺
飛心帶惡之良可異矣李詣臺避嫌 下教通之後二日
命削黜

洪彬疏請堂錄改正

五月執義洪彬疏論今番堂錄癡蠢之洪相聖輕茂之安
聖彬麗陋之李普天李奎緯之行已狂悖李普溫之處心
不正者皆冒忝近末此選或多濫竿而未有如今番之清
雜都堂諸臣既被勘罷館錄主圈副學以下刊削被選諸
人並拔去○荅曰方長不折亦何一筆句斷館錄諸臣之
請其涉過矣洪避嫌例荅 傳曰曾經翰林連為見漏公

議可知而渠則以此愧憾公然起浪無異於李迪輔特為
不叙仍劾新錄人皆膺命出仕

鄭光忠啓劾金尚默

大司憲鄭光忠啓前叅議金尚默前年供辭則曰地處不
侔非我族流有若素昧者然及其疏語則曰事機危迫不
敢陳此情實未免賣友自免愧服不暇為言告君之辭前
後判異請金尚默削職依啓

初尚默與具庠劫交日相往來及庠被鞫尚默運及就拿
供以元不相識但於湖營時一見其後拜禮議行公庠亦
放還尚默乃上疏辭職云當初恟不供白實狀而未免賣

友自免云故鄭啓如此蓋庠來責金之反覆故上此疏云
金若行疏薦人

修撰金若行上疏曰高山察訪韓光近非但文學有餘願
忠之誠藹然於言辭之間其出自絰幄久居閔塞憂愁鬱
悒雖未知其才器可合大用終至病淹則顧不可惜乎前
佐郎李萬軾之獲戾非出於自作而給牒叙用才過一年
尚無檢擬萬軾向國之誠執事之敏舉世所知終不見試
當今才識可大用者無出於李萬軾曹允亨之右而允亨
通敏周信諸葛所謂士元非百里之才者也可恨其未登
第沉晦蔭仕人不知其為才其不可拘於常例而小用也

臣竊附程明道張橫渠之義仰慕無隱之忱又前校理尹
弘烈秉心貞固文識超邁非一種浮囂躁競之流而杜門
靜處久不見用當此滌瑕并進之日獨使此臣鬢髮蒼然
不復簪履之收而莫效需世之材伏乞廣詢留神焉疏入
優批以為薦人非大臣則不可而此乃迂濶之致是日韓
光近校理除授不待下諭令乘駟上來又明日命萬軾調
用尹曹亦允其請後二日左相金尚喆啓以小官薦人非
法例且關係後弊論若行後十餘日掌令辛應三又劾若
行格外薦人其程張之云萬一駭妄宜謹斥之不允

二李子見過謁聖

李晟中自趙榮順啓後悔恨無地寓在城外稱病不出四
月中為宗簿提調有寶祿奉安事他提調當注而李忽尢
替往行公未及還而拜北伯上疏例辭云臣欲以誠事君
而未免於欺君遂出赴任會親友賦詩飲酒作別李潭自
發山林之啓旋拜吏判晏然行公屢適輒復拜恬不自戢
初李晟中子商濬李潭子靖模為春榜進士謁聖時宋煥
世子宅奎金煜子載瓚以同年將過其謁聖以為兩人之
父前年發啓事不齒士流於是兩李子不得入館而退他
老論新進士難於卜之結怨又不可泯默而退遂稱故多
不入泮兩李不入遂已

趙榮順停啓

時因旱御門召都民詢疾苦遂下教求言竄配人金觀
柱金夏材金鍾秀並放釋仍命不待六月先納歲抄疏決
又命禁府疏決乙亥逆獄趙東夏妻乘輜詣作門呈所懷
東夏伸冤

是日修撰鄭日謙應旨上疏曰趙榮順一疏可謂妄矣而
死於國事嚴於義理即其家庭之馴矣第以伊時供辭觀
之不忠不孝云者其無他心可知此亦非榮順一己之私
乃所以蕩平諸臣五十年藉手事殿下者也渠以乃祖
之孫其所處義自無恠焉而置之一律合啓日連中外喘

惴噫彼榮順雖不足惜獨不念乃祖之忠乎伏願留神以垂好生之德 傳曰乃欲護黨於合辭方張之日云云給其章判判逐田里捧納承旨罷職
大司憲鄭光忠應旨疏論東夏之名其時出於凶賊尚白之招與尋常獄囚之供有異不可遽雪宜寢成命不允
明日大司諫趙德成又言東夏南北相約舉兵之說出於賊招不可伸之不允
是夜鄭日嫌特解放逐之罰王堂劄救鄭且請並解鄭判版之罰答以鄭之疏及堂劄皆出於公心而賜批數百言而允之

大諫李壽鳳持平申燬等停趙榮順按律啓而連啓金植事

答趙啓既停如此雛鼠云々勿煩仍教停啓之壽鳳罷職新大諫尹坊以不彈壽鳳亦罷職持平具修温乃請壽鳳削職諸臺削皆以遞停啓之故也

黃昇源黑山島能櫓軍

五月趙榮順啓停後大諫尹坊掌令金基正等啓金植事答曰有勢則停啓無勢則連啓亟停勿煩諸臺避嫌 傳曰輕重倒置既停之事雖不得請停啓之人宜有論啓而嘿々不論依啓是夜 傳曰尹坊特拔臺望李崇祐亦拔

臺望二十日黃昇源除正言牌不進 傳曰當殿坐建明
門承史舉行黃昇源拿入刑二次結案曰自初榮順之啓
頓以不知及停啓之後果為用謀榮順父子皆知之狀初
則欺罔初則以非逆知之陳賀翌日為此疏矣身亦以為
可殺今其心則無他故停啓之後難於再發果為用謀的
實不忠不孝遲晚 傳曰結案時聞家有老母特貸縣街
之律堂錄先拔次墨名侍從案青於錄削名黑山島能槽
軍充定三倍道押付應坐者黃之母年六十八羅州定配
其弟亦羅州充軍終身其遲晚供辭謄於朝紙頒示中外
頃日聯劄王堂罷職主人亦罷職永拔三司之望

王人孟
鄭日撫

者既救
榮順者

藥房間安不荅時原任大臣王堂並請對

傳曰今當臨門黃景源趙榮克依昨日例金吾待令 傳
曰恠矣許多得一僅具人形黃昇源豈云予困國綱昨夜
莫知墜幾層何以此造物為首望亂朝鮮乎吏判韓光會
北青遠窳

三司復啓

大憲宋瑩中大諫李命植掌令任希簡司諫洪

今莘應三持手洪榮
恒修撰李會遜等

趙榮順向來賀禮才罷不顧所重急

急投疏欲售舊習甘自歸不忠不孝之科雖以我 聖上
好生之德特貸一律渠既遲晚則不可以亟停置之請按
律處斷依啓又啓曰昨日特教申飭極其嚴重無論情勢

有無一齊承膺獨黃昇源違牌不進故臣等相顧駭異矣
今見夜來渠之所供其謀避之狀萬一無狀況以不忠不
孝渠已自服則究厥罪狀不可以充軍而止請依律處斷
上曰依啓今日可見朝鮮為朝鮮三司為三司遣都事卽
地正法金植事停啓

傳曰此人巧慝自注書已知之若無停啓豈有黃昇源趙
榮順俱伏王章非予也由於李壽鳳以渠本巧之態用心
若此大靜縣荐棘

是日又御建明門黃景源趙榮順拿問 傳曰榮順已遲
晚其頭宜懸葦街而更思之刑殺宜審慎而其祖卽慶禮

都監提調 肅廟癸巳特寢按律之命景源陋矣何足道
關係莫重其心叵測昨聞根脚心已動今聞黃昇源其祖
處信乃癸巳年同叅議藥之人其孫宜叅酌既允合辭何
異懸首巫寢按律之命趙榮克黃景源並放送

翌日三司合啓請還叔趙榮順按律黃昇源按律寢命事
皆不允 上曰趙既貸仍教此亦殺也一則思其祖一則
思其嗣而樹蔭黃昇源孤雛中末孤雛腐鼠此人正法何
異正法孤雛又啓請還寢大小公事留院之命依啓趙榮
克黃昇源拿入時趙對以其弟之疏駭妄嘗沮止之而不
肯黃對以其從弟初既勸入勿違牌渠忽詣闕不進 上

曰榮順事是非黃對以臣本衆其啓請勿問也遂皆得釋

沈煥之珍島充軍柳義養鍾城庶民

時在外侍從臣臨門拿問凡五六人分揀傳曰沈煥之當初殊常曰以遲晚此流若不刑推豈曰有朝鮮雖然其從祖宅賢云々衆酌除刑持拔館祿珍島充軍柳義養初則敢以橫城子息成婚欺隱而與誰為婚迫問則復以牙山議婚其亦欺君子息成婚反謂之親為掃墳人理數矣刊名侍從案鍾城府為庶民付郎吏押付臺官權秤咫尺圻內萬々可駭卽其地定配為庶人

兩疏儒遠配李有哲摺拜承旨

京畿幼學李漢運辛龜三因亦言應旨上疏曰獻陵火巢內鄉民依湫引水穿破外青龍請禁之又言常漢凌辱官長之罪宜治禁之又言濬川事宜用頃年前郡守趙靖世所奏語今渠邊民人雨水時用鍤洗水令自流散又言民丁侵責克立之弊又言昨年旱時下詢時前衆奉南益祿所奏質實初則嘉獎旋卽定配趙靖世所對切實始則褒賞除職旋收成命有欠用言之實嚴教逐出江外後數日臺官李有哲請兩人遠配蒙允仍摺李為承旨轉授兵議

放黃昇源母與弟

六月大司憲任希教大司諫李漢一玉堂任宗周李商健

林著喆等合啓趙黃事亟停勿煩李漢一可懷黃昇源謀
避可痛以子之故移罪其母恐欠寬典聞其母赴配時泣
謂家人曰昇源不聽其母不遵凡言不忠於國不孝於家
有子如此行固宜其母誠賢矣宜分揀答即放七月黃
之弟亦放

書付宮門

時上湯劑連不進命書一札揭宮門喻以循時體請進藥
者來對體君心請止藥者亦來對累日無應者

大司憲任希教乃上疏是日以前日疏言而朝臣應建

切即三十年收功之良劑不啻金丹建切即理中湯每進

不論其症加殿下嫌於苦心每下厭進之教至有懸賞亦
入論其症加殿下嫌於苦心每下厭進之教至有懸賞亦
言之教羣下孰敢異議於湯劑而發之口哉藉令有無知
之類希功望賞應旨進言則大不忠矣殿下豈可使人
陷於不忠之科乎至今兩條下教帖門之舉尤是萬一
過矣大臣諸臣當相牽拔帖即地請對收還而尚此無聞
政院之臣失職尤大在院承旨并責罰可矣疏入無答
疏入仍命朝叅藥房請進湯劑答曰書付時意深矣卿
等退休又啓荅曰雖一時若有臣子之心持納政院可也
而皆漠然何以為君有都憲章其賜有臣分乎若此其君
命取來此何景象其書付者至是時命撤去海東臣子將陷禽獸內而

皆退去

上御建明門朝參 傳曰幾日書付人皆合眼今者臨門主簿李守貞其言純實守令調用洪良漢沈鏡徐迥修奏對純實賜帟皮仍命藥房持湯藥入侍因臺請任希教 賜批曰所陳得臺體而若此何不詣臺求對而構成文字乎此予所欠卿也云云

詣臺諸臣並付籤從案

七月大司諫沈鏡執義鄭彥暹諸臺五人及玉堂徐有臣等三人合啓趙黃事亟停勿煩初七日李徽中為大憲李普觀為大諫普觀出謝發停啓之論於臺廳與徽中相語

諸臺皆不肯普觀不得已從之未及入侍發啓 傳曰耳目為時體莫知逐鳥雀之道豈特謗傳故紙強為應文今日詣臺諸臣皆付籤付從案若此而若能校正佞臣並解任又 下教一併逐出開陽門此後宋瑩中為大憲即出將合啓移拜都承旨李淵任希教相繼為大司憲朴起采為大司諫與玉堂連合啓皆以亟停為教時大司諫趙瓊以受由在外不入命拿入 傳曰趙瓊既受由則雖在京未謝其勢固然而合辭方張之日不可無飭北青定配

李潭迫通趙曦投異

時吏判李潭多謗人將彈之久而不通大臣五六人會議

書出其十罪出付曹吏令傳示之使自處潭猶不肯大臣
遂言將上奏潭乃疏通朴相德除授即出行政以權權為
持平生罷見下趙曦代授趙不出謝以昨年情勢故也傳曰趙曦
依禁推例待令於是臨門拿入 傳曰趙不謝恩帳前所
對亦涉放恣北青遠竄趙明昇吏判除授即出行政 傳
曰其兄遠竄其弟焉敢云々水原府使趙暉差又 傳
曰趙雖可駭追思壬午予心如何勿配只罷

後三日製權權甲山為民

時設七夕製圓點儒生入試儒生多晚到至者僅為百餘
人遂命罷場逐出 傳曰圓點在京不入停舉追後來到

儒生付籤青衿錄有職名者

謂圓點中人

刊名並逐出西小門

外 傳曰今後到記圓點之法儒生之子停舉大司成罷
職四學官負汰去

傳曰耳目今日皆坐臺廳若聾若瞽若暫召入則謄傳故紙若
此而國何國君何君一倖永刊仕版 傳曰儒生闕製暮
年歎然其題書下入直闕中文臣應製

傳曰八旬歎然豈為蹲縮人今日設製名曰後三日製是
時進士皆停舉但幼學應試而諸生皆畏恟不肯入但有
五六十人入場風雨大作收卷只三十餘張李濕黜者直
赴賜第

持平權檄上疏曰士趨之幸謬專由科舉之頻數無名之
試非時設場殆無虛日只長其躁競之風反生驕蹇之習
其萬々恠駭之舉至於昨日圓點諸生而極矣嚴教荐下
罷場逐出所以懲礪日後則奈何半日風雨又設別科草
々收卷不成猶據聽聞所及莫不憂歎昨日設製儒生勿
令直赴殿試此後元定節製必於當日設場無名別科一
並勿施疏入 傳曰權檄所為萬々巧惡削職當臨門依
禁推例待令為先墨名待從案其持平擬望銓官越俸一
等是日御門權拿入刑推 傳曰權萬々無狀甲山府限
己身為民三倍道押送權之注書薦主俞恒柱刊叛又

傳曰父兄豈異迎合上意補蹄尹著東一體求刊任版

傳曰權不顧其君為建德報復數多者不賜第數少者賜

第之說其心綻露又抗何等逆賊而不為正法若常人之

稱道其心所在若司馬昭權拿入帳前供曰初至國點百人

賜第又因下問對以權宜置一律而此輩正法陋矣楸子

島勿限年定配侍從案及他司載名處一併墨抹持正通

淆雜當該前吏判李潭罷職持平擬望銓官罷職朴相大

司憲任希教請權絕島安亂 答已命嚴飭之教矣又諸

臺發按律之啓不允下見

趙榮順黃昇源停啓

時上御文昭殿舊基在景福宮口奏趙榮順俸供時渠以不忠不孝納供臣心以為感動若此而仍置則非所以思喬木世臣權禪則只島配榮順連啓國法倒置若不收拾臣詣舊邸有定志云、仍行朝參於是三司入侍趙黃事並停啓權禪則因國法倒置之教大司憲任希教大諫趙載履持平申昕獻納申大升發按律之啓答既奏定矣不允傳曰按律之請至於權禪而極矣若不嚴立科條雖有一字四字謂亟正刑之異所施則一也此後犯乘輿兩測者外輕先創啓者亟施反坐之律明日陳賀宣諭御製教文云殿拜禮鼓吹一聲六人生此為宗國慶流子孫云、趙黃權禪

及舊啓中三人皆停啓故仍受賀權啓亦停

傳曰事雖關逆律遲晚後結案正法即王者慎刑之意暮年宣諭祛此弊使海東人無麥浪就戮今日則結案直為正法永除事載於原教此後云、違命而請者除名搢紳案三世勿許清職後十二月黃昇源放還甲子夏因旱踊決趙榮順放還

十一月黃拜修撰趙因大臣言解庶人之律

李敬養李商巖刑配北邊

九月因上候藥院直宿朝廷問安至是 傳曰今番氣候豈至直宿而意在抑諸臣也自今勿為直宿 傳曰予不欺心故下教而韓判府事能陳慨然之意於予頂門一針

豹皮賜給

時玉堂李敬養李商巖入待言抑諸臣下教請寢事 命

罷職 上傳曰三百年來豈有內局直宿請寢之事而况

既撤直宿亦何為此等之請予年八十今乃初聞有臣分

乎若此所謂請賀以病患手復大臣請陳負不九 可為毛將焉傳自夜幾

次下教意謂大臣臺臣必來請今已日暮漠然無聞有君

乎有臣乎次對進行於今日 傳曰今番事萬古初聞予

已洞諭以元輔道昨夜下教若何請賀何心職在元輔其

當即為未對一則請設鞫嚴問一則八洙血皆陳則彼二

人亦不至於大何而高卧其家他尚何說領相金相福削

黜大司憲李世澤大諫洪良漢不能請討並削職逐都門
外兩司及在真儒臣啞聾偃坐並刊版

傳曰李敬養李商巖當親問令該府待令於建明門 傳

曰甚矣此人一何漠然昨日已諭此等頌相八旬初見云

云

傳曰予自幼時受侮名類其况永垂百世錄後焉敢釣名

元輔負君幾次下教視若尋常乃敢營護雖欲諫宜未對

而竟夕云々其本建切請寢直宿時何心飲此敬養自服

釣名時元輔亦敢營護乎大官都憲儒臣皆負我々將何

心對羣僚乎文具請賀於今已判諸臣何顏復請乎

於是李敬養商巖皆刑推十餘下卽發配北道金相福屏
出都門外

雷不為災

上幸毓祥宮轉幸義烈宮夕還宮天陰雷動上驚惕命減
膳頷相金相福言今茲之雷微而小不必為災請無惧也
左相金尚喆從而贊之請令玉堂勿為文具啓劄於是皆
不進劄陳戒

試所定式

十月庭試行於是時御慶熙宮人士蹂死者二人司諫郭
鎮純䟽言試場地狹有此後移設於景福宮舊基為宜不
允既而下教今後凡庭試春塘臺與舊闕外勿設舊闕則
依太學謁聖例預入春塘則開東後許入唱榜雖晚侵夜
決無蹂躪之弊以此定式甲午八月庭試始設於景福舊
宮如教

江上封門

十一月傳曰脩堂在江郊者卽為驅入若復在江郊直捧
慶源傳旨此後卿宰中受由在外雖大臣卿宰禁都先自
公卿至下大夫在江郊者皆驅入令府官封鎖其門以奏
脩堂趙曦通津充軍十二月放至明年三月因臺官崔日
敏啓請還寢驅入封鎖之命允之

翰林謫

十二月翰林李魯述李勉修與承旨趙昌達玉堂李昌伋有世嫌不肯行公 上御門拿入兩翰林仍命各配畿邑魯述父聖模以成川倅舊為昌達父榮進所劾罷勉修父性孝庚申中赴昌伋父春躋宴會食毒死其時會者四五人皆毒死蓋春躋毒殺而有讐嫌是時昌伋玉堂兼啣春秋與翰林同啣承旨與翰林同院故兩人皆辭不出故有是命蓋嫌路太廣故也

服藥詢問

上苦於服藥下教若曰有能言勿服藥者超二資賞百金遂招儒生詢之無一人入現者遂御門拿入五部官促之命京儒皆停舉且命儒之知醫者來侍部官勸出中庶醫術者稱以儒生而納之凡十餘人入侍皆言不可停藥於是命教官章童蒙入侍詢諸童一蒙金元變者所對稱旨遂命給婚需成婚部官知奏

山呼

甲午五十年正月二品以上問安後將駕詣昌德宮真殿頌相金相福言今番諸臣留身欲瞻望天顏仍令諸官勿退歸及駕出諸官輒於駕前呼千歲以致賀先此大臣請於正朝陳賀上不許故為此以諛之其後數日大臣卿

宰入侍奉朝賀洪鳳漢又唱諸臣山呼
怡曰殿上山呼有前例子洪不能對命注書玉堂考例亦不得遂已

賢良科

是月試別科名曰賢良科親臨試策取李順祥李東馨二人又有宋銓以文有氣別置圻榜下第其夜傳教召入禁中公廨別出題更試提學徐命膺考校三中特賜第又有李光淵試策引朱子說且曰此人得其位行其道又有尹得勳之子樂東者對策以為其父年老登科聖壽亦高為公私同慶仍請且上尊號

傳曰漢皇以君羊並書為重律當此末世君臣之義不嚴

則將至禽獸其雖大賢於章奏必稱宋臣何敢言得位昨

日一張悶時體敢曰稱慶故欲示意先圻封而此則關係

甚重李光淵停舉

戶之父以年老登著老科上聞私慶字性而圻卷退出之不盡覽云

登俊試

是月上引世祖朝故事命設登俊試自從一品下至堂上官皆許試官用時原任大臣及輔國宰臣為之赴試者命給書手其試紙各人自備十五日從世孫御景福宮勤政殿故基御題出表午時收卷七十九張入門百三十餘人取通政趙德成等十五人趙以壯元加資除右尹金應淳以都承旨宋載禧以故大提學相琦之孫明年登著老

科安僊以著杜之臣並加一資借賜花蓋及馬明日又命嘉
善人乘輅戴花遊街印給榜目令榜中人作序藏內閣各
給其人一件其武科十四人亦賜蓋馬如文科於是文武
人同上謝箋又命圖繪像文武人各藏于吏兵曹又御製
詩一聯文二品以上賡進是科也上以三百九年始有之
盛舉其實病篤老者外供職撕捱者豈敢不叅為教於是
皆進

尹光莘尹九淵復官

傳曰尹光莘事今日復聞其狂無疑給牒又曰尹九淵其
時正法烏敢追也今聞其果令前雖無此於今時異焉既

知其分數過則何惜給牒一體給牒

尹本性悖武人乙丑年間為忠清水使坐事被逮禁都
下去尹乃拔劍逐之不就拿後卒拿致杖死至是領相
金相福言其實狂有是教

百世錄洗草

傳曰云々嚴處分可也何垂百世况其時所對者即全致

三通有例之說亦莫非表裡純同而然也是誰孫宇宙間豈在丹

書心雖决何負三代謂三世此錄非裕後昆之意故奉朝

真々有知其將若何因一時快陷相臣於百代頃者永垂
百世錄尚在史閣者與未持去者皆令洗草已持去者亦

令後日曝晒下去時洗草以聞雖下大夫體羣臣在九經
况三代為相乎此則關係於君他日孰敢妄議

稱慶

領相金相福左相金尚喆右相元仁孫連請尊號進宴以
聖筭益高宜稱慶也連斥之以詔誅二月念間忽會二品
以上於賓廳啓請上怒罷其職其明日又復仍任二月廿
六日宗室西春君上疏請肅廟加上尊號仍請當于尊號
以所重有在賜溫批下段尊號則不許仍不許樂院進藥
三相復請對

訖言

是時枯旱屢月祈雨屢次不應 上憂慮命疏釋罪囚至
殺人承服當死者數人皆釋之又釋趙榮順又屬下教許
應旨上疏自袞闕以下悉言無諱亦無應旨者屢下 教
促立禁以促之然卒無一人又時任太諫不言者亦罷職
而又無應者最後有穴從直講之屬數人及鄉儒一兩人
應旨而已前承旨李有喆上疏引中庸註天地之心氣順
然後下致位育之功今 殿下之心未正氣未順故致此
旱耳又言安載圭干恩詭言宜奪資而定配之批以當猛
省而安事過矣其明日 下教以為李疏雖可嘉既非言
官又非刑官而輒請徒配非矣李刊版勿擬於言職又明

日又下嚴旨後數日珪臣金瑞應啓曰以應旨上書而罪之不可請還寢許之

李最中致仕

李自致趙榮順按律啓後自知見棄於士類退處城外為李潭所引除宗簿提調亦不出忽亦出藏宗譜替他官而往太白還京道拜北伯遂卽赴任居三歲乞致仕年未六十上不許及遞歸又上疏請乃許

六月親臨宣麻李入侍忽奏云上嚴明上下不相交有震怒時羣臣失措有強其所不欲而為之者臣之一啓其亦一也願自此加意也 上謂羣臣曰某也今日為未明解

而去矣未明者俗語發明已事之謂也

堂錄

是月命行堂錄副學李誦應教李命彬朴相甲等行館錄取李春輔權植金時默趙元喆洪國榮閔昌烈李商輅李昌漢鄭義遠趙載偉鄭民始李祖源安大濟李東馨李惠祚李東郁十六人後吏判李潭除弘學與領相金相福等行堂錄拔李東馨李惠祚入李勉修任希兩初命行館錄弘學趙明昇改授趙曦亦不進曦貶京畿水使以不卽出謝拿入充軍明昇配喬桐數十餘日並赦之

七月掌令安昇大啓駁李昌漢無文鄙陋李東郁素無地

望請刊改及叅圍諸臣推考許之既而大臣亦入推考中
事體有傷昇大適差大司憲宋淳明停啓大臣金相福吏
判李潭等皆引入不出昌漢不識丁故云

張志恒刊版趙皖回示

傳曰兩廳捕將張志恒刊版趙皖明日暮華館回示三匝
庶尹李明中呈狀捕廳事罷職翌日 傳曰動駕安徐當
殿坐於門趙皖當棍汰張志恒刊名兩廳從事官挾勢滯
因決棍三十汰去以示予抑強之意執義黃幹啓張趙不
可置請並竄配允之明日拜黃承旨 傳曰今番此舉開
圍圍之盛德仰體甲子舊例也雖然此不過一時亦豈因

而為例乎此時偷一牛竊布粟之人拘留多日為捕將者
莫知其君云々既而趙張竄配寢之是時平壤尹李明中
家盜入竊錦衣李呈狀得其盜因治數日有此處分是時
城中虎患甚乃於白日出行於壯洞人家砲手將砲之以
城中不得砲殺有新命不敢砲席入人家內廳位亂而去
又夜入人家多殺犬豕也

宋趙初仕

李潭既發趙觀彬宋明欽之啓既而李欲自雪其為吏判
乃引尤齋孫之為宋弟子者宋宅奎及趙子榮慶為叅奉
都事宅奎初大罵之不就其後又復除叅奉宋乃出趙則

乃圖揆他即出行人皆罵斥之

科弊

十一月左相李思觀啓科弊云升學近來晏朝開場至徹夜往來無禁負床出入賈販橫行至於不入場而皆坐閤家至有在家呈卷其弊無餘地宜嚴飭之如此者宜摘發論罪之依為之

月食

乙未五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月食檢閱李儒慶疏曰俄者入侍以月蝕聖教有戒然戒慎之意而願相申晦對以此實陰陽相薄之常事雖在於古史中亦不以為性都承旨

鄭光漢從以助成其說聖世之上宰相燮理陰陽之道果如是乎申遂引入

傳曰翰林之章暮年初見此豈惹鬧古人云人孰無過此不過言語做錯卿何過讓助成之說年少氣銳而然亦何撕捱都承旨奏語不審只施問脩卿須安心勿辭又曰此一句語非願相所奏余亦意謂如何果然不過例語承旨所奏大段不審如此今何救食李儒慶特為陞品拜持平鄭光漢上疏所遭竒恠陳章徑出牌不進申劄答曰此乃近日暮年羨事卿何為此入來後當次對及內局入侍史官偕來申遂行公

白虹貫日

二月^{三日}白虹貫日 下教減膳^先言且曰頃者以月食所
奏萬^一駭然翰林慷慨者事淺矣因此可知自勉若事者
然曷勝慨然噫雖與日食有異日月之食無異而若是輕
觀反斥翰林今日致災其亦由此當該宰臣亟施不叙^先
漢五部大釀嚴飭又曰今番博訪明日次對各司有言者
其令同入若無言此亦亡國之一端各司人皆汰去於是
各司郎官皆入侍其中數五人皆上殿言事餘皆命退四
日 教曰昔聞慈聖如^日事雲觀亦書入中殿今則闕
焉提調特^通又曰古則圖形以進今則循例以日暈書入

雲觀入直官汰去又曰此乃雲觀官負無狀之致領事何
有乎待其入來次對須安心入來於是申晦上書啓引罪
不入 下教勉促又停提調^通差之命申又上劄乞免
上仍下教減膳又答申劄使出仕而偕來乃出行

御史挾妓渡海

是月齋州試御史洪相聖入海其前所^所羅州妓隨行到
海邊仍與入海事覺命配黑山其所^所試卷令濟諧牧定差
負上送差負入京而洪相不出海 上乃傳曰身為御史
挾妓渡海及聞下教宜^即渡海候風而不此之為差負候
風已渡海而渠則敢留島中而慢君命昔俞信一殺人以

兩班能生其時判付云信一生踰囹圄是國無法仍物故
於獄甫京已丑年同俞以淮陽今相聖視君命尋常相聖
拿來即捧結案亟正邦刑三日大司憲宋榮中司諫宋濟
魯正言申大年啓全相聖載妓渡海向日處分之後晏然
挾妓不即渡海不可拿鞠而止請嚴鞠得情快正王法荅
今日果有臺閣依啓其淫妓所到官嚴刑一次黑山島為
婢及洪拿末原情稱妓則入海則後即赴配所被拿而來
為辭發明遂命減死移配羅州

南絳老疏劾李潭

三月修拱南絳老疏曰吏判李潭賦性陰譎行己貪鄙初

若砥礪言議未乃放倒廉隅前後居銓首尾三載全沒公
平之稱惟係得失之患左右隴斷只是趨利反覆狐媚專
事蔽聰明慮臺閣之議其是非擬排極巧以為自保之術
聲息先探必售迎擊占亭臺於上遊制極宏麗增以土木
潛開賂門傍通燔院之利泮宮主試實非如此無識之類
所可堪承而日前三製初牌即出土夫名節固不足責之
於渠而不意詩禮之家生此悖戾無恥之類世道壞敗人
心躁競實由此人請李潭求拔銓長文任任之望 上曰聞
甚駭然今方下教矣南避嫌曰潭之陰譎貪鄙通朝所矣
知輿僿市卒皆目之以潭賊則即此一字可劾其平生云

云

臨門南絳老海南李迪輔甲山並三代庶民

南絳老避嫌啓曰潭之陰譎貪鄙通朝所共知輿僿市卒皆目之以潭賊則即此一字可斷其平生云々上曰今當臨門勿辭以待結末又曰冢宰豈置黷黷予當臨門親問吏判姑適以禁推例待令三相入侍金吾諸堂上牌招

傳曰吏判於今可謂毛將焉傳

是日潭拿入向其亭對賈人舍居之無增歸云)

甘心舊黨十日難掩南絳老海南三代庶民倍三道押付又曰李潭帽帶入侍付軍職李迪輔雖唱雌和負君私黨甲山三代庶民毓祥宮舉動事下教

是日李迪輔上踰瑞論潭及鄭厚誦自入

瑞山上呈
入啓見下

庭請啓請南李絕島荐棘

夕時還宮領相申晦左相李思觀右相洪麟漢原任金陽澤全相福韓翼暮等章百官庭請啓惟我 殿下五十年盛德大業莫過於建極蕩平今日臣子孰敢以黨習萌於心發於口哉今南絳老一啓已露其習而李迪輔之疏不先不後尤極巧恠渠輩苟有一分人心焉敢放肆至此乎雖幸奸狀綻露薄施流竄不可以此懲其黨私負國之罪請兩人並絕島荐棘噫我 殿下處分既嚴且正之後今日臣子苟或復萌黨心其負國忘先無臣節不可復容於

覆載之間明施典刑以示公正無偏黨之化焉

推鞠南絳老

傳曰承旨時原任大臣入侍入侍時南李兩人令本府設

鞠嚴問事

下教李潭罷職

以注擬於南李兩司事

傳曰端緒見後當進水刺若遲滯都事當用軍律又曰雄

唱雌和綻露無餘若不直招當親問目箇、嚴訊取服又

曰見無禮於君若鷹鷂之逐鳥雀今日臣子亦知耶如此而

何以為君子今日推鞠時大司憲任希教正言柳雲羽牌

招進叅問事郎李鎮恒等四人差下啓、傳曰堂下舉案

當該下吏書進者果來乎並杖問以啓

謂庭請時未叅者

李迪輔黑山島荐棘三族無少長為庶民

十六日 傳曰於京於瑞山同心同日莫知其君甘心曰黨

箇、考察駁杖者勿計羅將若慢忽當施極律又曰何負

於南哥而豈忍為此雖用十族之律何惜若復捧前招其

將下教大臣以下皆知悉又曰此兩豎萬、料表見漏館

錄以其時王署之長胡至於詬辱

李潭副學時李迪輔見隔

問於此人

莫知何境何累王府庭李迪輔特貸其頭黑山島終身荐

棘宜施九族律而此亦斟酌令漢城府其三族嫡庶無少

長為庶民

南絳老結案

是日南絳老推刑三次遲晚 傳曰當臨南門親問金吾
郎領去先為待令聚衆民百官序立又 傳曰日氣如此
興化門當殿座百官安徐殿座時問即鄭宇淳李鎮恒定
配玉堂入直人差下事 下教殿座罷後承旨李崇祐請
對 傳曰欲以此資君父子斯速舉行此時行刑單子入
啓無啓字踏下故
請對 傳曰幾十年苦心蕩然何顏以拜 下教後猶有此
南哥余何負也大成二字曷勝悶然何欲建功大小知悉
禁府大逆不道罪人南絳老結案年四十一父恭塔父矣
父龍明行凶節次段不忠不孝敢售黨習負國忘先罪當
日西小門外斬啓

同日藥房入侍時原任大臣脩堂諸承旨入侍時大司憲
任希教正言柳雲羽啓曰惟我殿下五十年建極之功陶
成平蕩之治云、罪人南絳老既已正法罪人李迪輔之
不先不後雄唱雌和節、巧慘渠若有一分人心焉敢放
恣叵測至此哉負國家無臣節甘心私黨之流不可一刻
容貸於覆載之間請亟令拿鞠嚴問快正王法 上曰今
者可謂臺體前有處分意亦在焉念其遺錄不顧廉隅四
字侵辱此等鄙夫以黨習治之其亦陋矣 傳曰戚臣之
強迫者勿擬於臺望事奉承傳舉行 傳曰云、不擬應
教不擬守令舍憾箇、直招於帳前陋矣小人不踏啓字

意蓋深矣云云堯有九年之水命禹於能治堯舜如此予
一初故也今日當朝衆洞喻臣庶後當視政待定下大
夫以下文臣皆無遺進衆今日不衆即黨心也

十七日御崇政門朝衆御製文頌教引堯舜事云云又申

誠朋黨兩司安聖彬金致九合啓李迪輔不允南之鞠也其妻伏訴

門外道傍乞命不允及其死道人皆涕泣李潭避出東門外後數日叙用吏判尸得養擬同成均又數日吏判趙重晦除提學未幾潭得風疾鬼崇若薩夫事俯伏上手乞命又巫構祈生十一月竟死

鄭厚謙疏自明

時李迪輔疏後臺啓請殺其疏不傳而疏槩蓋言李潭為
吏判結鄭厚謙凡一政一事必取稟而行之其餘鄙瑣無恥

之輩從而附之國言喧藉自古擅權者無令終之理

殿下若愛鄭則宜裁處若用之宜令退而學文年長然後
用之疏入不傳人多口傳如此

至是工曹叅判鄭厚謙上疏臣出身十年爵列亞卿已七
年其年則二十七矣其年如此而身欲無灾得乎子曰負
且乘致寇至日者李迪輔之疏臣實有以自致也然干國
之政厥罪罔赦而况冢宰國政所出職非其職人非其人
而徒以朋友之親敢干其政乎迪輔之疏首論李潭次及
於臣其口婉而其心巧精神專在於臣實欲褫臣而後已
臣與李潭世有故旧相善不絕噫世道之不平久矣而近世

尤甚國勢日益孤危時象日益虞憂事變不測人無恒心惟李潭居家宰三四年一心向國奮不顧身不避世之忌諱協贊調劑信而行之觀於其政可知也臣果心許之而或慮妨功害能之人暗伺其釁隨而媒孽亦嘗為李潭深憂之臣之為李潭者為世道而已臣為官非閑司則散秩矣人之附於臣而所利者何事唯喜其人之附而吹噓相引者又何人也如臣處地者非獨臣一人而半世忌疑積萃於臣身人言罔極乃至於此云

黃宅仁疏開陽門外洗草

六月親臨都政吏判鄭尚淳行政廿四日領相申晦啓文

官淹滯今番不為遷轉檢擬守令宜有補究之端且交差邑連以武臣差出非續典之法又故相黃喜奉祀孫三次有錄用之教而副擬塞責吏堂推考 允之

持平黃宅仁上疏其疏不傳而驟言吏判不公如申晦啓傳曰此章聞其頭辭此非官司相規之意大成二字夙宵歛然敢抱舊習黃宅仁永刊仕版放逐鄉里其章注書開陽門外洗草榜目亦付籤

傳曰若有八旬其君焉敢若此何心建功內局則休藥房啓辭請持湯劑入侍 教曰速為退去受大成之君敢如是乎此非二三人為之者雖百年知入然後當進水刺內

局若不退去當處庭下矣又曰八旬其君兩司長官不知乎若不謝恩此日本人也兩司書吏開陽門外懸之今日庭中兩司謝恩催促又曰黨人黃哥之心舊習以此人為東銓長故為此聞此下教豈比烏鵲又教曰如是之時時原任大臣其敢不入來乎又曰黃哥令該拿處情踪知入謝恩大司憲趙德成

政院啟曰時原任大臣諸承旨請對矣是夜入侍時傳曰今日臺臣今聞下教宜即謝恩詣臺而水刺下教後強入來此果群蠻來乎忘其君不思其父趙德成楸子島投昇倍道押付此等之類何云措紳關係萬古君網諸臺敢

辭鷹鷂之道乎今日雖齋日如有所懷聞此下教何可遲回一刻遲回臣分百墜二刻遲回臣分萬墜諸臺百司並削刊

鞫黃宅仁

傳曰黃哥今當親問金吾諸堂並牌招廿七日親鞫時傳曰黃宅仁決正其律以勵末世而今無人形黑山島限其身充軍其兄宅正一手二製綻露永為庶民

黃供借其兄文與筆

分付本道限三族免為庶人罪人黃宅仁原情後刑問一次停刑發配黃之通清銓官李潭等罷職

是日卻藥不進大臣藥院承旨等請對不允傳曰砲手之

婿亦通清卿等皆退去碗于黃連三日皆不允傳曰幾十年苦心此時蕩然勸愚者為此三黨必有此漢何心見諸臣建功雖半匙何飲當卧庭中矣黨人隸僮來京者莫問官與儒捕將開陽門外知而以奏若直對於渠何關若欺隱以捕廳問者嚴問以奏傳曰今審決非自辨誑誘此輩自古有之身為侍從徒步石竇綻露無餘雖一面之分者其自現不然當該部官當施庶人之律噫不識渠曾祖之漢為侍從徒步尋訪豈無其人謂即訪外人初不為此漢作文猶有嚴畏之心而中撤使此鄙夫成其末焉敢欺也果若此豈無叅酌一體嚴飭傳曰次對勿為之備局門閉之

諸大臣承旨玉堂請對不允

賓廳啟辭

頌相申晦左相李思觀右相洪麟漢原任全相福全陽澤

彼蟻虱之微自干

其誅何足仰累於建極之化裁惟此公事留院之命不可畧刻承聞者亟許收還不允三啟皆不允諸大臣皆待命初二日大諫李世孝所啟充軍罪人黃宅仁不體平蕩之意敢售舊習挾雜陳章萬痛駭帳前處分雖出於好生之德情狀痛駭請黃依律處斬上曰此啟得體可謂有朝鮮既問而因其用謀未得指揮之人何可輕先置法不允予曰因謂無氣謂其死也尚今在焉當駭救療官萬無據瑛島郡限己身充軍又所啟新除大臣憲宋瑩中時在揚州

上來事 上曰此時為都憲何敢用謀削版觀其舉措無
乃指揮之人拿鞠嚴問奉招以入又下教曰今則得元犯
後當進逢功殆若尹鳳九指揮未得前豈可寢睡

傳曰捕將直房開坐黃宅仁為臺時所由書吏處侍從人
往來者杖問以奏初三日黃僅拿囚領敦寧金陽澤判府
事韓翼暮命招不進 傳曰今非難知隸儀已定

秋亨其
大案

何親問尹哥來後本府推鞠 傳曰幾日留院此聲音笑
語之時乎宅仁適來都下部官掩匿元輔聲音笑顏其雖
不健此時持正備擬位此光景曷勝慨歎此則惟有公議
部官可駭永刊仕版部將受新將令聞其正妾能得僅而

前將莫知丞施刊削

傳曰國子長兄弟為先永刊仕版

尹象厚
兄弟

尹復厚拿囚

傳曰罪人施威嚴問雖不承款

持草供入侍入侍時 傳曰昨聞時根有生焉尹哥何敢
不服今聞供辭其日宅仁家僅先到尹哥自鄉次到構草
者檢僅何辭焉捕廳周牢於渠足懲楸子島永為充軍尹
哥此等不可蔭人類者結婚為四寸甥姝欲為窩主大靜
縣限己身充軍為庶民

李淮啓劾申晦

七月大司憲李淮啓曰今國計大縮而廟堂之臣慈諒太
過無論藩閫守令若有憑公而請得錢穀者一經稟裁容

易許施請申飭勿施 上曰依啓又啓前統帥具顯謙無
求適之意而自廟堂分付迫適以趙峴代之峴之地處固
可為帥而今乃動得廟堂作此舉措衆口疑謗請峴適差
上曰其時予卽知之依啓又啓江界卽文武交通向者
文窠差出而大臣慮其蔘故之或踈陳白而猝易於辭陞
之後以武代武夫江之貢蔘自有其例朝廷私饋未知文
武之孰勝而常定之貢似無文武之優劣則大臣必以武
臣差遣臣實未曉且李達海貪婪而善事為一世指目今乃
卑以產蔘之地其弊不可勝言請達海罷職依啓
八月申晦上疏自下曰具顯謙之許適統帥其時顯謙父

病時日待變送言於臣願見其子况其辭狀前已再至臣
之遙稟許適意實如此憲臣乃謂出於趙峴之動得臣雖
無似忝居首相乃為一武所動得憲臣之招撫雖甚巧密
無乃大不近理乎至於江界事崔台衡之辭朝適在關中
公會之中物議有以江界重鎮難畀此人為言地部又以
禮單蔘事終有送稟臣以為此等舉行武士似勝於文倅
故以此遍議諸宰且因下詢以曾經是閫之李得濟李達
海仰達初除得濟得濟呈適後始除達海若以武弁而為
多貪婪則為文官者果皆廉白耶臣竊一笑且其所謂營閫
請得一併許施云者有若臣以莫重公貨把作私物曲徇

情面然此則自有前後文簿今可按驗臣不欲多言憲府若果有公正之憤則何不明言直諫而故為此藏頭詭話若有無限機關者吁亦何怕也

李淮上疏對卞曰臣以具顯謙之歸見其父推之為大臣之仁心善德而迫遞二字蚕舌而不欲更道彼巷議街談之人亦可以臣心為心則在大臣誠幸矣而此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噫臣以弱植蠶帶一言妄發重杆大臣早晚推擠理所必有云

申晦又對疏曰都憲之疏操劫凌霜傍觀亦恠其已甚至疑以有所嫌怨則臣何足言有辱朝體不巧密無機關者恐不如是臣又為之一笑是最重杆大臣全保微軀等語極其危險不覺心骨俱青尚復何言

李淮又對疏曰臣之向來三啓非不知觸杆權貴而亦不暇顧此在大臣猶屬薄物細故而噫彼大臣世受國恩門闈煒赫在大臣鞠躬之道固當憂國而忘家先公而後私若論大臣數年事業則不過大開貨門使國傾蕩聲音笑貌罔非壅蔽俯仰顧瞻惟恐失識而捨權向君父則無一毫誠實底意濟已私則有十分果敢之氣朝著之上十手難掩閭巷之間萬口齊訕今當可語之時先論微薄之事略示公議之猶存謂大臣始雖有差終必悔之及大臣之

一疏再劄不惟不悔詆臣而疑臣者終出於情外又以臣謂藏頭則是必欲使臣盡吐所蘊也當初江界之作缺也大臣以武臣李達海舉薦於吏判李潭則潭以文武之不可易次不許其托而前承旨崔台衡首擬蒙黜大臣之愠憾由於是矣及台衡帳前辭朝受佩密符未及移時大臣踵入白適仍請江界之作為武窠自上命吏判入侍下詢武弁誰可則潭以李得濟仰對得濟蒙黜以辭呈適大臣終以李達海筮差遣崔台衡不合邊倅則陳達改適不是異事但此是文官當次之窠則以文官中擇差何所不可而必以窠初屬意之武弁越次差遣者是果公乎私乎

具顯謙呈遞事則具善行實有積年沈痼之疾非有朝夕待變之憂大臣雖過於慈悲何能逆觀其不幸而自開歲之初屢督其子之遞選乎又何必招致家人督令辭遞而慮其往復之差遲令自京中書呈辭狀為此苟艱忙迫之事耶顯謙遞職之後其父不樂曰吾兒無端迫遞豈有如許朝體仍令其子絕意仕宦又賣世傳之家居於東村僻隅以示謝世之意若使重臣既乞其遞而又怒其副願則此非常情之所出大臣之所云雖至於自解而終無以解臣之惑假使臣有怨惡於大臣為此請張則舉一世公傳道之者亦皆有怨惡而然也官爵者人主之大柄雖以

大臣之尊固不敢自專而今此迫遞重閫實是前所未有之事臺言一出固當惕然驚懼矚然愧服而乃反噴薄言者使不敢疵議有憂歎也至於營閫請得一併許施事若一取考備局文書可得其虛實臣不欲覩縷而但有一事年前大臣之為左揆也勸一武將使之請得戶曹旬管關西米一萬石乘其首相不赴坐之日自為手決而許題之文書回公之時首相始見驚惑僚相盱為不得阻格則申乃以私人差出教鍊官倣啣持其手決下送關西發賣萬斛之米而詳定抗價每石為三兩每石餘剩又不下數兩則只納詳定之價於戶曹而取其餘剩其數必至於屢鉅

萬而此猶不足并奉錢與餘剩而全數取來輸入私家而戶曹萬石之米頓無去處重臣徐命膺之為戶判也別定數十曹吏跟捕差人並令其家屬而囚禁之日嚴杖刻期督捧於差人僅能彌縫而尚多有未捧之數此則一詢於徐命膺可燭其實狀其何敢誣也海西藩任本稱富饒道臣莅任屬耳洪述海請得萬斛者未知欲用於何處而大臣無難五千石則以營穀劃給五十石則以常賑貸下萬石之穀把作私物少不慳惜推此數事其他可知云、申晦又疏曰統閫西邑事舉以李得濟者聖鑒在上烏可誣也具顯謙欲遮之意其時左相以其劫姻有言於臣、

果筵白而適具氏移家之計已多年所東村之人亦多仕宦此何足為謝世之證乎顯謙他日若不自廢則其父之無遺言可知漉將何以為說耶海西還穀事償債穀許貸非今之初行今所請者不過限年停退所許者亦不過姑取其耗元穀則固自如也各處營閫之以他穀充給蕩減之數者在、皆然何於海西靳持于關西小末劃給於地部作為經費便成規例憲疏中並與本價而輸入私室云者恐非三尺童子所可聽信者其疏中所謂武將果是誰也彼以徐命膺為證者又何言也一閱文牒可以覈出真贋何待詢問於重臣而知之此重臣曾與臣有因事可否

朴盛源黑山島荐棘

者故乃欲因此而為借身擠臣之地耶伏乞下臣司敗嚴查覈實矣施當律則臣雖即日湛死更無餘憾云々此後申晦又上疏請查核圖脫不允

十一月大司諫朴盛源疏曰向來南絳老之疏雖欠稱停伊時申晦等庭請拜罪畢竟誅戮都民冤之至於揮涕四方聞之者莫不驚心言官被譴庭請拜罪識者寒心伏願深思遠慮特伸南絳老之冤仍復其爵以慰其孤兒寡婦亦使八方咸知我 殿下悔悟之盛德也 荅曰南絳老即李迪輔之唱導今此請欲為其三朴放逐田里旋 下

教黑山島荐棘

大司諫宋鏌大司憲沈履之再牌不進 傳曰朴已判再牌不進此護逆之心宋鏌長鬢投畀沈履之以實病削職李淮除大司諫卽日出謝發啓請朴拿鞫嚴問夫正王法不允大司憲趙德成亦出謝

翌日傳曰徽垣長李淮頃年一楮尚可誦焉予知其忠而銓曹用人慨然非此等事無一舉擬昨夜已諭頃者合辭已得臺體今者啓辭非此人孰能為也朝鮮亡而復興特賜熟馬一匹殿庭親授以示嘉直之意

李淮又疏合辭方張而諸臺之在外者誠極未安一併譴罷申飭銓曹差出無故在京之人依施仍命開政 傳曰此故若有在外者備擬則大小公事留院政官當臨門又曰今日侍從官八十其君受此困乎諸城門勿閉其門、軍堅守令侍從莫敢用謀承牌後依前洞開若桶在外水軍充丁

吏判徐命膺叅判戶得養不進叅議朴師海開故執義郭鎮純李東郁正言戶行晉朴宗彥皆出仕獻納申暻違牌竄長鬢是日執義郭鎮純司諫李東郁正言戶行晉珥啓李迪輔朴盛源事 上曰勿煩此人能免一律豈可一刻覆載負息豈可放忽嚴加荐棘若有書簡私通嚴囚報于

道臣若有物故即報

傳曰其聞惜乎判書李潭特除吏判復授禮判先十許日

潭吏判族除禮判未或潭身死意蓋深矣此人何作古人何作嗚呼今予

可用良臣何作古人其子待服調用今予缺余三臣時隨

全罷大祭文製下李潭家一體致祭 傳曰憶其父予懷

一倍故禮判父令本府衣資食物輸送慰問潭之文

傳曰昨命宣傳官黑山島摘奸此予五十年苦心況盛源

伸冤二字叵測此人若在覆載之間將至國不國君不君

昨者忽聞禮判作故莫量者此道今日諸臣復萌旧習此

亂臣也逆臣也諛云竄配其僕願之云此存問而然令者

果有此弊此鏡夢存問柳沈饋遺者也又曰於予缺一良

臣今欲復用將於何其家有七十老父其心若何予於今

日此心難耐八十三冥然一何甚哉廣尹李得宗以不即

壯元趙寬鎮

東宮代理

時大臣等入侍上有東宮代勞之教曰予疾病如此凡朝

臣之醜南西老少及孰可為將相銓判東宮未必知之且

除拜時命內侍付籤而多誤籤下十常侍之事有未可知

宜令東君代理予則自內相議為之云々左相洪隣漢曰

諸黨之目東君未必知領相韓翼養曰聖明在上宦侍用

事不足為憂時承史將書上教麟漢揮手止之遂不得頌
下

徐命善疏論洪麟漢不必知之

十二月初三日前吏曹叅判徐命善疏曰聖上臨御已五
十載勤勞如一日民國之憂殆不懈於宵旰機務之煩或
有妨於頤養繼以先朝故事有今日下教其至誠惻恒足
以惑神明孚魚豚前月廿日入侍時左議政洪麟漢敢以
東宮不必知之之說肆然陳達云謂儲君不能則當作何
如人也亞聖敬君之義雖不可責之於此人而其無嚴放
肆則極矣前頤相韓翼墓左右無足憂之說何為而妄發

也身居首相質言闔豎之事自內為之臣不爭執之說尤
萬、驚駭今此聖教何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行之
於深嚴之中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其可曰國有君子
今日之舉明正磊落卓越千古噫彼職在具瞻者看作虛
文歸讓專以彌縫為事使 殿下之苦心至德黑而不章
豈不痛哉其言雖出於無職其事實故於不忠而屢日三
司之地無敢言之人臣不勝痛哭太息之至手自封章窮
詣闕下齋心虔誠仰瀆崇聽伏乞赫然振發誕降明命亟
正大臣之罪使國家大事務歸尊重之地
疏入上獎忠直又命徐入侍並招三司大臣詢問大憲宋

瑩中對以不必知者乃年前臣為玉堂時所奏言人君用人惟才是用不必問東西黨人之說今徐以此為罪乃深文也上以所奏能猾罷之仍命聽政禮官依丁酉節日定入

聽政陳賀

初十日景賢堂親臨視東宮聽政禮行朝參陳賀是後凡用兵刑人除拜之事入于大朝其他大小公事皆入于東宮而決之

三相削黜旋叙

時徐命善䟽入啓後 上命洪麟漢韓翼暮金相福削黜

至初十日聽政陳賀時特命叙用使參賀班韓洪居江郊不敢進

沈翔雲上書温室樹

廿一日司直沈翔雲書陳八條首論時弊且言宮僚師傅郎下苟能博求真知實踐之士端良敦厚之人置之左右以資啓沃仍引温室樹之事其書不傳書入春坊官皆徑出

三司八對討洪麟漢沈翔雲

東宮下令曰事係莫大義若沐浴不可不詢問三司諸臣並入對執法之官勿論受由情勢未肅拜皆入侍又曰義

重沐浴事關忠逆當今討罪之日豈可不衆領相偕入時
原任大臣依下令來待三司合達請洪麟漢削黜不從又
請沈翔雲鞫問事答以當稟處是夜沈翔雲以庭鞫次捉
囚南間

翔雲嚴刑黑山島荐棘

是夜傳曰沈翔雲兄弟並與其父歸其本家令該府立後
青平家另擇無故者 傳曰捧納承旨及諸承旨刊版
傳曰逆種翔也嚴刑一次黑山島荐棘

申應顯上書討麟漢翔雲

廿二日執義申應顯上書曰重華命撰光明正大今日臣

子孰敢有如許之意而彼相臣洪敢以三不必知之說

及朝事又用人事挺身陳達此何心腸以卸下為不必知國事誰

當知之乎究其心跡誠不可測彼相臣最受國恩敢生不
端之心欲沮戲國家大計豈不痛哉為今臣子者固當臚
列罪狀嚴辭請討而彼相臣勢席父兄權傾人主威詭所
加莫敢歧貳扶獲餘論硬作義理寧甘得罪於國家不敢
違拂於權門是以大朝命書代理傳教相臣洪也揮手止
之承旨不敢書大朝又俯詢宰臣疏則徐命善開都憲宋瑩謂
以深文而厚任全相福亦敢和同由此觀之承旨都憲知
有相臣不知有國家然而懲討不舉沈翔雲之書全篇語

意閃弄陰譎包藏禍心顯斥宮僚不但温室樹旨意所在萬、叵測此莫非窩窟未破根柢盤結其為他日之慮可勝言哉臣謂相臣負國之罪不可不明正典刑其餘附從扶獲者次第鋤治各施當律斷不可已也然後忠逆可卜人心可定 荅曰判府事不必知之言豈有他哉其心豈出於徒畏事面之重而未諒義理之嚴也謂之失言可也謂之無嚴則實非本情承旨之不敢書坐處稍遠未能承聽余所目覩何必深非哉世道滔溺久矣言出司直不顧所重先覘上意之如何為今痼弊原任與都憲伊日所奏或不坐視歟是非既定到今攻擊殊犯已甚之戒昨今臺

職軍卿之章

是時司直李滄及他臺臣等共攻洪如申疏

填咽公車此非大朝

全保世臣之本意余用憂歎

李滄上疏討麟漢翔雲

廿三日司直李滄上書曰洪麟漢位在大臣敢以不必知之說肆然發口又於承宣所當奉書者揮手止之徒知事體之至重罔念義理之至正不覺其詭此大戾不黜旋辱今日三司合啟猶未準許臣謂仰稟亟從之沈翔雲即天地間一罪人渠以亂倫之人又懷不逞之心投進一書指意巧譎不忍正視刑訊逆裔處分雖嚴不可不究極其情夫正當律也

既而李桂特除大憲沈既赴配李桂疏後命拿來廿四日入

來囚傳曰罪人勿加刑結案諸當入侍是夜諸堂入侍判義

禁具九鉅同義禁全用誦趙載後鄭一祥命酌處遠配沈翔雲黑山島求為庶民

於是玉堂陳劄云沈翔雲以奸邪悖倫之種敢進陰譎巨測之章凶情難掩國人齊憤乞加嚴鞫正法不從

副提學李秉昇書請更鞫掌令蔡挺夏書曰沈翔雲以亂倫之種潛懷不逞之心條列黨目攻斥宮僚繩以不道之律猶不足以泄國人之憤義重沐浴相率陳章更加嚴鞫并不從

二十六日大司憲李桂啓還寢沈酌處之命嚴鞫得情快

正王法上曰臺體則然昨夜處分非為翔也如今邦慶為冲子析永之道不允

洪國榮上書

二十六日應教洪國榮上書曰臣與判府事洪麟漢為十寸族祖方今三司齊發聲罪甚嚴顧臣私義不敢隨表白牌違傲乞遞臣職又近日公事填咽或有過中而未暇裁擇者若此不已止泊無期若使今日之言或過其情則審量宜矣今旨優批

合啓傳達

廿七日三司合啓遂傳達先是知申徐有隣左尹李致中

同副李晉行入對下令曰前左相事若以失言之罪律之雖嶺海斧鉞可也若以不滿為罪則其心雖死應不服且大朝苦心在於保全世臣在予之道敢不仰體乎徐命善疏固可為忠直而其後諸疏皆效颯而為也如是而置之則將逐日而為之矣可不悶哉皆俯首默然仍令曰同副之意何如對曰睿教誠然矣自上若不鎮定恐無寧息之期睿意頗有領可之意云云

李瀕書劾金相福

副提學李瀕書曰昨夜入對時睿教屢下於領府事金相福辭旨截嚴傍視惶慄彼金相福蹲仍不出及承恬不知

恥之教始退去國網壞虧而今日診筵又晏然以承候人來肆然不顧冒登前席佯若以睿教初無關於進退臣謂金為先削黜以嚴君臣之義荅曰非卿安得此言彼大臣不特此也卿何足云云耶

廿二日三司大臣入侍時東宮謂金相福曰卿即洪氏之人頗蒙其力位致三事宜做國事云云此外又多有嚴教金不知退出末乃退去李乃上書駁之

崔守元趙羽達拔榜

是月十一日聽政慶科命頌相金尚喆前大提學李福源禮判李宜哲大司成金魯鎮司直徐有寧玉堂李願祥李

儒慶親臨崇政月臺試士御題一人元良萬方以貞懸題
後又如中日廳召武試官令設於景福宮儒生試卷初更
出榜林道浩為壯元趙羽達趙榮毅崔守元李太亨等皆參
凡十五人羽達即恭億曾孫榮毅億之姪孫守元即錫恒
之孫太亨即光佐之宗孫於是物議大興

十七日修撰李頤祥上書曰今番慶科崔趙三人以曾經
追奪孫若姪肆然挾試紙入場猥占貢選揚揚相賀慢無
顧忌履霜之憂不待知者而可知世道之寒心寧有極哉
臣謂一併分隸芸館以小戢其羸承躑躅之漸斷不可已
也 荅曰分館三司各有分館之司

十八日翰圈李太亨趙榮毅以三黜參圈惟羽達不得參
十九日趙羽達崔守元校書分館榮毅承文分館

廿日徐有寧上書曰考試一節自有命官與主文則其下
試官不過備數應役而已故臣則初無一張文考上合考
之事矣乃者伏見其科作則其中趙羽達趙榮毅崔守元
三人所作多有雷同或同十餘句或同七八句科場何等
至嚴掌試何等至重乃有如許雷同之文入格至有三四
之多乎蓋此試輒各考則他輒文入格雖不相關於他試
官而臣既曰參試事試文雷同自有定制而顧臣暗劣不
察之失不可以過榜日久而晏然自恕故仰暴自劾之義

亟降威罰以勵溺職以嚴試事云云

頌相金尚喆又劄子曰念念臨臺自多疏漏而諸篇句語同異全不照檢遂使引義之章出於叅試之人臣以主試之人其為惡感當如何其在重科場杜後弊之道決不宜仍實臣謂仰稟大朝亟令有司墨拔原榜恐不可已也

荅曰當稟大朝

是日傳曰令該堂修正依金尚喆請修正榜目於是崔趙三人皆拔榜收紅牌

廿一日李福源亦上疏自引以為不習科文目疾不能審看而擇取例批云云

柳義養建請命官主文削職

丙申五十二年正月朝叅時司諫柳義養達曰三學子既拔榜則其時主文之人不可置之請削職 荅曰當稟頌相金尚喆亦陳書請罪以謝臺言

府啓停蕩

次對大司憲李淮歷陳前啓多人之事 傳曰南絳老事朴盛源伸寃之說其本無據雖不能斷律今後亦不可以一逆字斷其人其令舉國咸須知悉以雪其事此人若此况朴盛源乎特放又曰都憲斷斷忠心使我至此自今八十三歲君免枉殺無辜之命明日建明門朝叅以示京鄉

以示嘉尚忠直之意非李淮其何有今日處分特為加資都摠管除授初三日朝參并陳賀為之

廿日備忘記長孫皇后聞魏徵言直正衣以賀今日陳賀致詞忠臣在朝固當賀云云

於是李迪輔黃宅仁朴盛源沈翔雲事一併停啓沈之兄弟為庶民事亦寢之又南絳老復官爵副提學李秉昇書請沈翔雲依前荐棘勿蕩滌荅當稟處之

是日李秉昇又玉堂俞漢敬沈豐之鄭宇淳啓曰沈翔雲停啓臺閣亡而國綱頽請停啓兩司沈最之郭鎮純為先削職上曰允又啓曰沈郭初發啓立異之人請兩司諸

臣并罷職上曰允其明日兩司復發沈翔雲之前啓不允李淮升資後上疏曰臣屢入臺而不能一言救南絳老又首發朴盛源之啓最後停啓亦不足以追贖前愆而應詮至此云云

李秉模上書討尹養厚洪良漢

修撰李秉模上書曰顧今人心陷溺惟知爵祿之可貴不識羞恥之為大日以趨乎無可如何之地借使有如故尹心術在者豈不矜式乎士林維持其萬一也耶噫彼宰臣居家有清儉之操立朝秉義理之正鹿衣糲飯沒齒乎桑戶繩樞之下遺風餘韻至今耀人耳目其子養厚蔭藉名

父位躋宰列清官要職莫不兜攬在渠之道固當飭躬勵操一守其父之緒餘而今乃一反其道父以清儉而子以貪侈父以義理而子以勢利勢之所歸朝西而暮東利之所左鑽而右刺奸細之情側媚之態有不忍正視而至若柳知養之頃年一疏具庠輩之向來纏綯或始涉而終賣或先密而後背改頭換面婢膝奴顏殆乎千百億化身而出入人家主張時論一國喧傳十日難掩則自知見棄於公議乃作陰護朋類之說厭然掩惡遊辭取容除非一種嗜利無恥之徒則名為士夫顧安肯同流於其間哉然迷俗易欺小慧暫售百計壟斷爵位猶顯噫嘻庸哉其自

為地則誠巧矣奈國家世道何哉嗚呼惟彼小人深於謀身希覬窺伺利在大臣則附大臣利在戚臣則附戚臣利在敵國則附敵國惟利是視閃忽莫測不幸臣身親見其人嗚呼君親一也孝於親者必忠於其君今養厚於其賢父之志事一劫置諸筮籙邇而徒席餘蔭躡取厚利臨江名亭放恣侈構負郭良田爛熳圖占在渠猶屬細故臣不欲索言以傷忠厚之風也噫人之無良至於此極而尚可曰姑恕其忘父乃更責以忠君也耶若此人一日在朝有一日之憂二日在朝有二日之憂終為國家之患將不知至於何樣機關出於何地思之及此寧不凜然亟令有司

夫施屏裔之典使朝野洞知小人勿用之意副司直洪良漢以釁累之蹤夤緣諂附濫通清顯物情駭歎久而未已備堂經筵之任一併刊去以勵名節以重官方 荅尹養厚之嗜利已知於靳黈館職之時所請依施洪良漢事當初簡拔出自聖意當稟大朝處之

先是尹養厚為大司憲忽上書言其父在時未嘗仕宦請依父志遞退其後三司大臣入侍時東宮下詢以此中有與洪氏親者乎尹進伏曰臣相親東宮曰卿於日前上書何也卿於清要之職無不之行今獨至於大憲欲思其父何也尹惶汗退出遂發洪削黜之啓自是謝

客不見以為自是惡云至是李上疏駁之尹遂竄南海

李商巖上疏論尹泰淵

應教李商巖上書請釋李迪輔又言御將尹泰淵賦性邪媚行事濫猾為世指目蹤跡閃忽惟利是趨干預朝政妄論通塞其假威市權之罪不一而足此等負國妖邪之類豈可一日置於輦轂之下亟施遠竄使此輩可知懲畏焉既而尹以勒買民家五七區為其妾起大屋事覺配嶺外

李鼎運上書論李秉鼎

持平李鼎運上書曰邸下聽政之初處分光明屏山奸細去一養厚又有養厚惟彼李秉鼎本是蔑倫嗜利無恥之

甚者其父之年前所遭給兄奪官之目人倫變性而事由累及厥父則渠安敢抗顏人世復玷官爵而恬不知愧愈肆眇臆撐腸滿腹都是禍心聽言觀眸終非吉人壽張浮言勢家權門東附西趨恠鬼情態倏忽閃爍十手所指萬目難掩清官美職無非傷人害物諂媚虛張而得之至於副學而極矣物情沸騰其辱朝廷玷名器實非細故竊觀近者翱翔禁闥希覬榮寵張眉吐氣舉措恠駭小人情態本自如是噫從古凶奸之賣鬻權勢鉗制一世者其本豈不由於冒居清要漸肆威權之致也今以此人伎倆匪據萃貫畢竟病國害家凡有血氣孰不隱憂深慮若其居家不

義之行臣不欲歷言以傷忠厚之風渠以故相之婿趙載

負其恩愛反為音讎仇悖戾之行罔有記極姻婭親戚莫

不駭惋今當一初清明之治不可使如此人一日在朝臣謂

李秉鼎清要之職一并刊去一依尹養厚例亟施屏裔之

典○疏入世孫下令深斥鼎運之誣人而申秉鼎之寃且

今以論人家間事非羨事云云鼎運遂因臺言竄嶺南

秉鼎本以少論近忽為老論少輩怒之鼎運有此駁云

而玉堂夏材極言其遭誣而伸之秉鼎則依舊除職不

出特補鳳山郡守後四月初命拜大司諫令乘駟上來

東宮謁廟後上疏

二月初上命世孫謁垂恩廟百官皆從令二品以上入對東宮教以壬午日記有不忍聞之教此與史記不同欲上疏刊去之如何諸臣皆無異辭

是日還宮上疏曰伏以殿下於臣卽一天頂踵毛髮莫非賜也覆育生成莫非德也臣生年二十五歲皆得造化涵育之中矣臣感戴鴻私銘心鑠骨惟以問寢視膳為區區報荅之計矣不料我殿下不知臣不肖乃以萬機之繁舉以異之其事則至嚴至重其責則至艱至大顧臣愚魯豈有一分冒當之望而瀝血拱辭至再至三而不能得則分宜所迫龍勉承膺已數日矣夙夜祗懼如集于木乃者聖

上渙軫宗統之重永為根本之圖遂於上冊之餘特賜舉號之禮臣且惶且榮罔知攸措雖隕絕糜粉何足以仰酬萬一哉抑臣有私情之萬萬痛迫者今因事會之發而危衷益激不能自抑故言而聲先吞欲書而涕先注嗚呼此殿下所不忍聞小子所不忍言而遂終泯默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而臣之情私永無可暴之日也茲敢大聲疾呼泣血陳懇惟殿下哀憐而垂察焉嗚呼壬午處分卽我皇上為宗國不獲己之舉也以聖上之心行達權之道東土大小臣民孰敢有異議於其間乎况臣之保全殘喘罔非殿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淡海未足以喻此感激則在臣

報效之道惟當信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至傳萬世而無
弊也假使恠鬼不逞之徒敢生希覬之心肆發追崇之論
而臣乃憇惠妄言移易義理則實爲殿下之罪人非特爲
殿下之罪人亦將爲宗社之罪人萬古之罪人皇天上帝
臨之在上宗廟神靈質之在傍臣焉敢誣也臣焉敢誣也
至於喉院日記盡載其時事實無人不知無人不見見者
傳之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如窮
人無所歸也夫閭巷匹庶之情理悲切者則終身含痛如不
欲生臣雖頑愚亦有此一段不泯之心而今乃高臨貳極
儼對百僚豈不痛乎心泚乎顙乎若以如臣之哀痛或有

礙於殿下處分云爾則此有不然者蓋殿下之處分天理
之公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至也處分自處分哀痛自哀
痛真所謂并行而不悖兩行而無傷也若又以為無日記
則無以徵信處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
在簡牒金櫝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代移易不得又安用
日記為哉嗚呼日記之存不存在殿下處分之如何而臣
之所以自處者惟有遜避儲位沒身屏處只以一日三時
察修起居之職而已言之至此不覺腸摧而心裂籲天而
無從也伏乞殿下悲之矜之諒之察之亟收臣聽政之命
仍去儲貳之位以全終始慈覆之恩不勝大願

是日傳曰今者此舉為宗國為冲子猶有未盡者何則秘史雖不可議於政院日記輿僮皆見思悼冥冥有知必也飲涕壬午閏五月日記承旨與注書同往彰義門外洗草若此則余心光明於宗統此事為垂息不忍 又傳曰末世人心浮躍雖見日記更提文字者以戊申餘種嚴懲咸宜聽此莫犯邦憲

孝章廟加號

是歲正月追上 肅廟尊號並毓祥宮及當子尊號並行增廣增廣則初試因國恤未出榜 至二月初傳曰世孫既為孝章之後來頭孝章將為章陵孝章有徽號然後宗統正而事面首

欲下問時原任大臣入侍傳曰國之重事必也正名難測者世事其在息邪說正宗統之道不若今為此亦萬世永固之道孝章稱孝章承統世子孝純稱孝純承純世子嬪造給玉印竹冊上告正宗統頒示八方又曰我孫錫號曰至孝世孫先傳諭書于庭當日受賀銀印竹冊令戶曹造入予當親授諭書製下令世孫此庭親受

全樂注上書論李章吾贖

執義全樂注上書曰訓局設置法意嚴重李章吾十年冒居貪饕不法之例習陣之費利其私用全廢鍊操之政本營儲積之物惟意擅弄專為肥己之資郊垆之買田營宅

殆過三十餘所至若器械之朽傷視若尋常軍校克代自有定價雖以厚男言之同惡相濟縱恣無憚之狀節節綻露厚男既伏邦憲章吾不可以閭家奪取之罪薄竄近圻而止臣謂喬桐充軍罪人李章吾絕島安置疏入章吾遂珍島梅棘

章吾凡歷為大將者數十年專事貪饕其富甲於國中及為訓將大失軍人軍情噉而其奸奴厚男居間納賄奢濫無比至是年初章吾以奪取閭家廣其家舍竄喬桐厚男亦挺入捕廳訊杖得情章吾凡盜食訓局錢者屢十萬兩遂令訓局督納於章吾厚男則處絃於唐

古介章吾亦梅棘珍島

申大年上書黜李敬倫

獻納申大年上書曰惟彼李敬倫若思其父頃年奏語則宗城之子固當追述其改革之意益洗其舊染之汚而自在蔭路便側狡驗已多媚悅躁競之謂及竊科第締結凶孽蹤跡秘詭心術陰巧乃於昨冬崔元趙趙數人唱榜之時揚言于稠坐曰故家得人誠非細幸云此已萬萬放恣而又於政院呼來數人曰似有致祭吾當進去禮幣頌以文緘備待云云渠以今日臣子苟有畏忌之心安敢以此等說萌於心發諸口乎蕩平陶甄之時尚有此一種化外

之徒此而不懲消消滔天之勢靡有止泊臣謂行司直李敬倫亟施放流典之可也 今曰李敬倫事問諸大臣亦無異同李敬倫以乃父之子居常畏慎嚴於隄防則臺臣之說奚為至哉其所處分不可不嚴李敬倫削版門外黜送

李在簡罷職趙載敏加賈勿施

前承旨趙載敏乙亥坐逆獄拿治廢居至是其子公鎮為翰林得推恩載敏其甥姪李在簡為吏議不告於長官而私令下吏作草記啓下於是吏判金鍾正上書言其非例且曰載敏負犯如何而尚此寬容已云幸矣豈可視同無

故而循例升資乎請收還之

世孫今曰吏議推考載敏加資勿施旋命在簡禁推獻納申大年上書云公鎮冒占史局敢以釁累之父循例推恩焉敢若此公鎮永刊仕版其主翰圈人請罷之在簡下獄供曰載敏時無罪名循例應行金鍾正又上書謂近來隄防漸壞凶孽生心趙載敏之負犯丹書未泯而在簡以舅甥之親不知法記之可畏筆之爰辭少無顧忌云云在簡遂罷職

金相翊定配旋放

東宮下令曰金相翊之因大朝小朝不欲立者或以副尉

之父可免威罰而然邪抑或不概於今日朝廷而然耶已
爲供職則不可謂之情勢而前後賓對雖有飭教晏然不
叅全無敬畏之義究厥意思有不可曉爲先拿處金相翊
就拿納供

今日觀金相翊草供不特漫漶至於脩堂旣已行公則情
勢云云已歸虛空設以情勢言之歲久事冷又值新廳故
之日反忽引入有若歛身者然未聞有所於攀援而然手
立紀綱正風俗當自此等始其可尋常薄警而止手又况
其子臺啣印署全子一坊絕跡究厥處心尤不可知金相
翊圻沿定配相翊遂調南陽至四月旬間特教南陽定配

罪人金相翊放送

供洪述海職

洪述海爲黃海監司取官庫穀買錢興利遞歸後因臺啓
事覺就囚仍令本道查核旣而下令姑爲放送以待結末
三月初四日獻納李枰上疏請寢其放送之令令本道別
爲查核令曰其在懲貪之道決不可尋常處之令本道嚴
查狀聞所謂初時御史狀啓之已封旋止其所謂勸職固無
可言而梟裨之欺瞞執留可見國無法矣御史任希雨拿問
處之當核梟裨拿囚又令曰道行查而今日道內守令皆
曾經管下亦是交承之人其所覈實難保嚴明從當擇

送繡衣廣探如有現發當與監司海世述同律以此嚴飭
初任希兩以宣諭御史往海州發監司出錢買米仍乘
時發賣而取利之事將啓聞之又請主管裨將島示狀
啓既封啓任之所帶裨將申大益者力挽御史而寢其
啓事遂傳播至發臺論是後因國恤洪因放送洪連待
命私第而本道行查則依前爲之任及申又復就囚
至四月初海伯李埒以不善查實罷職代以李性源令
行查是月初九日任希兩納供判下以其所納供放送
無嚴剩餘錢元數身爲御史焉敢以下輩弄奸樣納供
乎特教置對奸狀照燭則遊辭漫漶希兩若知國法安

敢周遮乎狀啓事段其所發明全不成說罪上添罪添
問目口招申大益供辭節節巧撰本罪之外更添一罪
若復隱諱則刑推究問么麼武弁焉敢欺蔽王府事歸
當此一初之時其所捧供啟後諸堂推考另加究覈期
於直招又見下

國恤

三月初五日上候自昨秋連設直宿而未罷昨夜猝重
是日卯時昇遐於慶熙宮集慶堂

上廟號 英宗大王 陵號 元陵 楊州

